

中日拟声拟态词的异同分析

睦玉芳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拟声拟态词源于古希腊语 Onomatopoiia。在日语中, 拟声拟态词分为“拟声词”和“拟态词”。在汉语中, 拟声拟态词分为“象声词”(拟声词)和“象态词”(拟态词)。文章拟从词汇形态、词性以及语法功能的角度对中日拟声拟态词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 拟声拟态词; 词汇形态; 词性; 语法功能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拟声拟态词, 不管是在日常会话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被大量地使用, 它可以是日语的一大特色。由于语系的不同, 汉语中虽也有拟声拟态词, 但是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使用情况上都远不如日语。有学者认为汉语拟声拟态词一般就是指“象声词”, 并没有与日语“拟态词”对应的概念(毛 2020)。这也是造成以汉语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拟声拟态词上较为困难的一大因素, 也是中日拟声拟态词的对比研究都多偏向于中日“拟声词”的对比研究, 较少涉及中日“拟态词”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根据张汉英(1999)提出汉语状态形容词与象声词在用法上极为相似, 杨(2015)也提出将状态形容词与象声词放在一起与日语拟声拟态词进行对比。此外, 王(2011)提出状态形容词不仅在修辞上, 在语法上与象声词很接近, 因此将两者统称为“拟声绘景法”, 而陆(2010)根据前人研究, 提出状态形容词为汉语的“拟态词”, 并在研究中为与日语“拟态词”对应, 将状态形容词称之为“象态词”。笔者也在文章中称汉语“拟态词”为“象态词”。

文章拟基于先行研究, 从词汇形态、词性以及语法功能角度分析中日拟声拟态词的异同。

一. 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词汇形态

日语是表音文字, 一个假名为一拍。研究者一般根据拍数不同划分不同形态特征的拟声拟态词, 根据陆兰(2010),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相关先行研究中虽然分类有些出入, 但这些研究表明有 17 类典型的拟声拟态词(如表 1), 其中 ABAB 式即反复形式的拟声拟态词数量最多。杨玲玲(2007)的研究中也提出 ABAB 式的拟声拟态词数量最多。

表 1 日语拟声拟态词中典型的词汇形态

| 序号 | 词汇形态 | 词例 |
|----|---------|-----------|
| 1 | A っ | かっ、ぐっ |
| 2 | A ん | かん、ぐん |
| 3 | AB | ぐい、ひょい |
| 4 | AB っ | たらっ、にこっ |
| 5 | AB り | ころり、にこり |
| 6 | AB ん | ぼとん、がたん |
| 7 | A っ A | かっか、さっさ |
| 8 | A ー っ | がーっ、サーっ |
| 9 | A ー ん | ぐーん、かーん |
| 10 | A ー A ー | ざーざー、かーかー |
| 11 | A っ A っ | かっかっ、くっくっ |

| | | |
|----|------|-------------|
| 12 | AんAん | ワンワン、どんどん |
| 13 | AんBり | ふんわり、のんびり |
| 14 | AっBり | がっかり、うっかり |
| 15 | ABAB | にこにこ、ちょろちょろ |
| 16 | ABCB | あたふた、ちくたく |
| 17 | ABCD | かさこそ、すたこら |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根据拍数,将日语的拟声拟态词划分为不同类型。当然除了这些典型的词汇形态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词汇形态(如ころんころん、ほうほけきょう等),但由于数量相对较少,本文就不作一一列举。

日语中虽然存在大量的拟声拟态词,但是它们在词汇形态上有其自身的规律。根据表1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一二,即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词汇形态规律与「り」、「っ(促音)」、「一(长音)」、「ん(波音)」有关。杨(2007)也提出词干与「り」、「っ(促音)」、「ん(波音)」组合以及“反复”式是日语拟声拟态词中基本的词汇形态。此外,角岡(2007)也曾提出“反复”、「り」、「っ(促音)」、「一(长音)」、「ん(波音)」为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标识”。虽然“反复”式的词汇不都属于拟声拟态词(如:「見る見る」(眼看着)),但在日语拟声拟态词中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词汇形态。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标识”是“反复”、「り」、「っ(促音)」、「一(长音)」、「ん(波音)」。

与日语是表音文字不同,汉语是表意文字,一个文字为一个音节(毛2020)。根据字数,耿(2009)、吴(2005)、杨(2015)等将汉语中的拟声拟态词主要分为四类:

- 1、单音节(A): 咚、呼
- 2、双音节(AA): 咚咚、唧唧
(AB): 火红、嘀嗒
- 3、三音节(AAB): 咚咚锵、飘飘然
(ABB): 哗啦啦、湿漉漉
- 4、四音节(AABB): 滴滴答答、唧唧咋咋
(ABAB): 咯吱咯吱、哗啦哗啦
(ABCD): 噼里啪啦、叮铃咣啷

上述根据音节划分的四大类是汉语拟声拟态词基本的词汇形态。当然除了这些基本的形态外,还有一些其他形态的拟声拟态词(如:劈嗒啪嗒、吱吱吱喳喳等),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作详细叙述。根据耿(2009),汉语象声词中最多的是双音节AB形态的词汇,而根据杨(2015)汉语象态词中最多的是三音节ABB形态的词汇。此外,根据耿(2009)我们可以了解到汉语拟声拟态词没有特殊的标识。

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词汇形态的异同:①日语拟声拟态词中最多的是“反复”式的ABAB形态的词汇。与之相对,汉语象声词中最多的是AB形态的词汇,象态词中最多的是ABB形式的词汇。②日语拟声拟态词中有特殊的标识,即“反复”、「り」、「っ(促音)」、「一(长音)」、「ん(波音)」,而汉语拟声拟态词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标识。

二. 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词性

日语里包含名词、动词、形容词等11种词性。而拟声拟态词的词性不管是在教科书和词典上,还是相关先行研究里都不是简单地归为副词或动词等。这是因为日语拟声拟态词往往一个词有两种或三种,甚至三种以上的词性。如:

ワンワン

(1) 犬がワンワン（と）鳴く。（『スーパー大辞林』）

(2) ほら、向こうから大きなワンワンが来るよ。（『擬音語・擬態語』）

あっさり

(3) あっさりと味付けする。（『スーパー大辞林』）

(4) いざ決めるとなると、梶大助はあっさりしていた。（『あした来る人』）

ばらばら

(5) 暗闇から暴徒がばらばらと飛び出してきた。（『日漢大辞典』）

(6) 一家がばらばらになる。（『日漢大辞典』）

例（1）、（3）、（5）中拟声拟态词「ワンワン」、「あっさり」、「ばらばら」均为副词词性，而例（2）中「ワンワン」为名词词性，例（4）中「あっさり」为动词词性，例（6）中「ばらばら」为形容词词性。也就是说，拟声拟态词「ワンワン」「あっさり」「ばらばら」都不仅具备副词词性，还具备名词、动词、形容词词性。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日语拟声拟态词不能简单地归为某类词性，一般情况下，除具备副词词性外，还具备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的词性。

而与之对比，汉语拟声拟态词的词性划分上与日语有所区别，象声词和象态词不能一概而论，需分别讨论。

曾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之放在实词阵营的形容词类，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放在虚词阵营的叹词类，还有学者认为应该独立成类。

首先我们来看划为形容词类是否合理。

(7) 十分/非常/叮当 ×

(8) 不叮当 ×

(9) 不嗡嗡 ×

(10) “砰！”子弹向别处飞去。（『现代中国语法总览』）

形容词能够被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修饰，无法作为独立语使用。假设象声词属于形容词类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例（7）中程度副词“十分/非常”应该能够修饰“叮当”一词，但是明显例（7）不对，存在语法错误。此外，例（8）、例（9）中的否定副词“不”也应该能分别修饰“叮当”和“嗡嗡”，但实际上这两例也都不对。而例（10）中的“砰”是作为独立语使用的，这与形容词的用法相违背，也就是说例（10）也不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象声词并不属于形容词类。

接下来我们分析象声词是否能被划分为虚词的叹词类。

(11) 叮咚的泉水

(12) 哇哇地哭

(13) 雷声隆隆

叹词一般不跟其他词类组合，也不充当句子成分，独立成句。例（11）中“叮咚”修饰名词“泉水”，例（12）中“哇哇”修饰动词“哭”，两者皆为偏正结构，而例（13）为主谓结构，这与叹词不能跟其他词类组合，无法充当句子成分相矛盾，因此象声词也不属于叹词类。

而张（1997）从象声词的独特性以及它的功能出发，也论证了象声词应该独立成类这一观点。笔者通过例句分析其语法功能也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象声词不归属形容词、动词等实词阵营，也不归属于叹词类等虚词阵营，而是独立的一类词性。

此外根据前述，我们可以得知汉语中象态词属于状态形容词。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词性的异同进行总结：日语拟声拟态词不能简单归为某一类词性。一般来说日语拟声拟态词除具备副词词性外，还具备名词、动词、或形容动词的词性。与之不同的是，汉语象态词虽属于状态形容词，但象声词是独立于形容词、动词等实词阵营和叹词类等虚词阵营的一类特殊的词性。

三. 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

在上一章节中，我们了解到中日拟声词态词在词性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是不是在语法功能上也有很大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用例分析其是否能在句子中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独立语这些句子成分。

充当主语成分。

(14) ぽっぽが鳴きながら餌を食べている。(『新明解国語辞典』)

(15) もやもやが晴れた。(『日漢辞典』)

(16) 咩咩跑走了。(《现代汉语词典》)

(17) 就是这一声短短的哼哼，她也不愿发出来。(《现代汉语词典》)

从例(14)、例(15)中的日语拟声拟态词「ぽっぽ」、「もやもや」都在句中充当主语成分，例(16)、例(17)中的汉语拟声拟态词“咩咩”、“哼哼”也都在句中充当了主语成分。

充当谓语成分。

(18) 会社の中が人事問題でごたごたしている。(『大辞泉』)

(19) 休みの日は一日中家でごろごろしている。(『大辞林 第三版』)

(20) 皆の気持ちがばらばらだ。(『スーパー大辞林』)

(21) 突然，她们听见大街上，车轮子轰隆隆的，还有过部队的声音。

(《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22) 小高岭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23) 他额头滚烫。(《现代汉语词典》)

例(18)～(20)中「ごたごた」、「ごろごろ」、「ばらばら」虽然作为谓语使用，但都是以后续「～する」和「～だ」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日语拟声拟态词需借助「～する」和「～だ」才能成为句子的谓语。例(21)中“轰隆隆”成为谓语时也借助了助词“的”，但例(22)中象声词“隆隆”和例(23)中象态词“滚烫”没有借助其他词，直接成为句子的谓语部分。由此可知，虽然中日拟声拟态词都可成为谓语，但日语拟声拟态词后需与「～する」和「～だ」接续才能成为句子的谓语；而汉语拟声拟态词可以后与“的”接续成为谓语，也可作谓语直接使用。

充当宾语成分。

(24) 君の一言が、長年のもやもやを晴らしてくれた。(『新日汉拟声拟态词典』)

(25) 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现代汉语大辞典》)

“宾语”，在日语中我们一般会称之为“目的语”。有学者称“宾语”是汉语拟声拟态词独特的用法，可是，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说来日语中的“目的语”与汉语中的“宾语”有些出入，但是在日语语法中，日语拟声拟态词确实是在句子充当动词宾语(目的语)的成分(如例(24))。与之对比的汉语拟声拟态词如例(25)所示，也具有充当宾语成分的功能。

充当定语成分。

(26) つるつるの頭(『新明解国語辞典』)

(27) しっかりした建物。(『新明解国語辞典』)

(28) 那个人生着一副冰冷冷的面孔。(《现代汉语词典》)

(28) 说完, 手摸着热辣辣的脸, 往外走。(《现代汉语词典》)

定语即日语中“连体修饰词”。例(26)中「つるつる」后接「の」作为「頭」的连体修饰词, 例(27)中「しっかり」后接「～する」作为「建物」的连体修饰词。与之相对, 例(28)中“冰冷冷”、例(29)中“热辣辣”作为定语后接助词“的”分别修饰名词“面孔”和“脸”。也就是说中日拟声拟态词都具有充当定语的功能。

充当状语成分。

(30) 涙がどっとあふれる。(『新明解国語辞典』)

(31) こっけいなしぐさにげらげら(と)笑う。(『スーパー大辞林』)

(32)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弟弟, 答不出话来。(《现代汉语大辞典》)

(33) 只见他甩开两腿加快脚步, 蹭蹭蹭踏上跳板。(『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状语对应日语“连用修饰词”。从例(30)和例(31)我们可以知道日语拟声拟态词可以充当状语成分修饰后面的动词, 有时需要在其后面加「と」(例(30)), 有时也可省略「と」直接修饰动词(例(31))。而从例(32)和例(33)我们也可得出汉语拟声拟态词也可充当状语成分, 在其后面加“地/的”(例(32))或直接修饰动词(例(33))。

充当独立语成分。

(34) ドシン。奇妙な鈍い音を立てた。(《新日汉拟声拟态词典》)

(35) 「ごーん」。除夜の鐘が鳴り出した。(《新日汉拟声拟态词典》)

(36) 嗒, 嗒, 外面有敲门声。(《现代汉语八百词》)

(37) 砰砰, 枪声在大路那头响了起来。(『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从例(34)~(37), 我们可以看出中日拟声拟态词都可以充当独立语成分, 且都仅限于特定的场合。

充当状语的成分。

(38) 碗里的白面条擀得细溜溜的。(《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39) 他早已回来睡得呼呼的了。(《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中提出“补语是指动词或者形容词后边的一种补充成分, 用来回答‘怎么样?’之类的问题, 如‘人到齐了’的‘齐’‘好得很’的‘很’。例(38)、例(39)中的“细溜溜”、“呼呼”都作为补语成分分别修饰动词“擀”、“睡”以及“笑”。“补语”是汉语拟声拟态词的独特用法(毛 2020)。这一特殊用法日语中并没有。

综上, 我们对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对比的结论进行总结: 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基本相似, 都具有充当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独立语的成分。但是日语拟声拟态词作谓语使用时, 后面需与「～する」和「～だ」接续才能充当句子谓语部分; 而汉语拟声拟态词可以后与“的”接续成为谓语, 也可作谓语直接使用。此外, 充当补语成分是汉语拟声拟态词独特用法, 日语拟声拟态词并没有此语法功能。

四. 总结

本文通过从词汇形态、词性以及语法功能的角度分析了中日拟声拟态词的异同。具体结论如下:

词汇形态上: 日语拟声拟态词中最多的是“反复”式的 ABAB 形态的词汇。与之相对, 汉语象声词中最多的是 AB 形态的词汇, 象态词中最多的是 ABB 形式的词汇。此外, 日语拟声拟态词中有特殊的标识, 即“反复”、「り」、「っ(促音)」、「一(长音)」、「ん(波音)」, 而汉语拟声拟态词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标识。

词性上: 日语拟声拟态词不能简单归为某一类词性。一般来说日语拟声拟态词除具备副词词性外, 还具备名词、动词、或形容动词的词性。与之不同的是, 汉语象态词虽属于状态形容词, 但象声词是独立于形容词、动词等实词阵营和叹词类等虚词阵营的一类特殊的词性。

语法功能上：中日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基本相似，都具有充当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独立语的成分。但是日语拟声拟态词作谓语使用时，后面需与「～する」和「～だ」接续才能充当句子谓语部分；而汉语拟声拟态词可以后与“的”接续成为谓语，也可作谓语直接使用。此外，充当补语成分是汉语拟声拟态词独特用法，日语拟声拟态词并没有此语法功能。

参考文献

- [1] 耿二岭. 汉象声词的民族特点[J]. 天津大学学报, 2009(5):69-74.
- [2] 毛蕊. 中日拟声拟态词对照[J]. 青年时代, 2020(2).
- [3] 张汉英. 汉语和日语中的拟声词、拟态词[J]. 湖北大学学报, 1999(26/5): 69-70.
- [4] 杨玲玲. 中日拟声拟态词对照-以形态--句法为中心--[D].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 [5] 陆兰. 日汉语拟声拟态词的对比研究--以形态语法特征为中心---[D]. 中南大学, 2010.
- [6] 杨董玲. 日语拟态词与汉语状态形容词的比较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5(11).
- [7] 张嘉星. 象声词的命名及其归属[J]. 漳州师院学报, 1997(1):73-78.
- [8]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商务印书馆, 2011.
- [9] 吴川. オノマトベを中心とした中日対照言語研究[M]. 白帝社, 2005.
- [10] 角岡賢一. 日本語オノマトベ語彙の形態論の考察[J]. 龍谷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研究年報, 2006, (5): 611-635.
- [11] 野口宗親著中国語擬音語辞典[Z]. 東方書, 1995.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Onomatopoeia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ui Yuf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06)

Abstract: Onomatopoeia is deriv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word Onomatopoiia. In Japanese, Onomatopoeia are divided into "Ni Sheng Ci" and "Ni Tai Ci". In Chinese, Onomatopoeia are divided into "Xian Sheng Ci" (Ni Sheng Ci) and "Xiang Tai Ci" (Ni Tai Ci).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compares and

analyzes Onomatopoeia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exical form, lexicality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

Keywords: Onomatopoeia; the Lexical Form; Lexicality; Grammatical Function